

聯合報叢書

大野龍蛇

《第二冊》

高陽·著



這一天衙門開印——京官與外官一年的假期是一個月，封印日期照例在十二月十九、二十、廿一這三天中，早由欽天監選一個最適宜的日子報到軍機處，咨會在京各衙門及各省，到期一律封印，整整一個月後復又開印；上年封印在十二月二十，所以新年開印是在正月二十。

但內務府的情形不一樣，自封印至開印期間，仍舊很忙，因為這一個月恰好是新年，內廷行走的事務特多。不過封印以後是輪班，開印之後就都得上衙門。有的本來無事，只爲看看多時不見的同事，也趕了來。曹震就是如此，他有幾天很忙，晚上得宿在內務府；但一過元宵，總有十天的清閒，這天卻特意去湊熱鬧，爲的是跟新年中沒有見面而平時交情不錯的十來個同僚去打個招呼。

不想，他還是去對了，一進大堂便有蘇拉迎上來說道：「曹二爺，你快請吧！海大人問了你好幾遍了。」

「喔。」曹震便匆匆與要見的幾個同事先打個照面，說一聲：「回頭談。」匆匆趕到堂官起坐的那間花廳；自「掌印鑰」的來保起，全班內務府大臣都到了。

一一請安見了禮；來保說道：「那篇壽序，我已經先讀為快；聽說是雪芹的手筆。」

「是！」曹震在這場合不便叫「來爺爺」，只用官稱：「請來大人指點。」

「很好！我很高興，真難為他。」來保說道：「幾時叫他來見我。」

「到下個月初七那天，會給來大人來拜壽。」

「那天人多，說不上話。你叫他這幾天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通聲，」海望接口招手：「來，來，我有點事跟你談。」

「是。」

曹震跟著海望到一間空屋，相將落座，海望雙臂往桌上一靠，湊過臉來問道：「康熙爺六次南巡，前面五次不說；第六次我剛出來當差，也沒有趕上。府上接過好幾回差，我想跟你打聽打聽。」

康熙六次南巡自二十八年開始，最後一次在康熙四十六年；曹震只有十歲，「那時我還小。」他說：「不懂甚麼，反正碰來碰去是紅頂花翎就是了。」

「那總聽家裏人談過吧？」

「那可聽得不少。」曹震答說：「不知道海大人要打聽甚麼？」

「要打聽的事很多。」海望想了一下說：「先談戲吧！都是些甚麼？」

「崑腔。」毫不遲疑地答說。

「康熙爺聽得懂嗎？」

「怎麼聽不懂？」曹震答說：「像『還魂記』、『桃花扇』，康熙爺熟得很；戲子唱錯了，他會告訴侍衛，傳旨改過來。」

「戲班子呢？」

「我們家就有兩個班子；蘇州織造李家，也是我們親戚——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海望打斷他的話說：「蘇州織造的班子，也會到江寧去唱嗎？」

「會。不過不是整個班子挪過去。」曹震回憶著說：「有一回康熙爺在蘇州，李家的班子有個小旦叫梅官，唱『鐵冠圖』的『刺虎』，出色得很。康熙爺就說：『鐵冠圖』是曹家的戲——。」

原來曹寅編過一部傳奇，名為「表忠記」，又名「鐵冠圖」，自李自成起事至崇禎殉國、李

自成破京，一共四十四齣，描寫賢相名將、名士美人，都歸於忠孝義烈，其中有一齣叫「刺虎」寫一個宮女費貞娥，自居爲「女專諸」，手刃李自成的大將「一隻虎」；李煦家的戲班子中，當家的小旦梅官，便曾在御前獻演過費貞娥。

「康熙爺對李織造說：『我到江寧，曹家當然要演鐵冠圖給我看看。他的班子比你強，角色整齊，砌末也講究，可惜沒有好的旦角；你叫梅官跟了去，讓曹家的班底給他配刺虎，一定更好。』」曹震又說：「還有一回，康熙爺問先叔祖：『你怎麼不演「長生殿」這本戲？』先叔祖下過工夫，只爲『可憐一曲長生殿，誤盡功名到白頭』，孝莊太后大喪的時候出過事，怕犯忌不便演；直到李了旨才敢搬出來。」

「嗯，嗯，」海望又問：「有別的戲沒有？」

「聽說在揚州演過弋陽腔跟高腔，詳細情形就不清楚了。」曹震又問：「當今皇上對詞曲很內行，莫非不喜崑腔？從沒有聽說過啊！」

「不是。」海望將聲音壓得極低：「後年南巡，完全是爲了皇太后六十萬壽，陪著去逛逛。這位老太太聽不懂崑腔，說一聽『水磨腔』瞓睡就來了；所以皇上交代，要弄些甚麼皇太后愛聽的戲來伺候。通聲，你有甚麼主意沒有？」

曹震怦然心動，能攬下這個差使，又有好處又能玩，真是一個絕好的差使；因而癡神靜想了

「會答說：『這得找揚州鹽商。』」

「他們有辦法？」

「我不敢說準有辦法。」曹震答說：「不過我可以說一句，如果揚州鹽商沒有辦法，那就誰都沒有辦法了。」

「爲甚麼呢？」

「揚州有各式各樣的戲班，叫做『亂彈』。迎神賽會，各地的戲，像湖北的羅羅腔、安慶的二黃、句容的梆子都會來趕生意。不過戲箱、砌末都土得很，只能唱草臺戲。」

曹震一口氣說到這裏，覺得有些口渴；海望急忙起身，親自去找蘇拉備茶爲他解了渴，再聽他繼續往下談。

「不過，海大人，你別看不起草臺戲！戲班子的規矩，都是中秋節『團班』，第二年五月裏報散，因爲天氣一熱，聽戲的、唱戲的都受不了。可是，到端午一過，崑腔散了，草臺戲不散，名爲『火班』。你想想，草臺戲不受歡迎能不散班嗎？」曹震喝口茶又說：「至於『土』是土在戲服破爛，砌末不成玩意，那好辦，花錢好了。自有揚州鹽商報效。海大人不必費甚麼勁，就能把差使辦得極漂亮。」

「好極！」海望大爲興奮，站起來拍著曹震的肩說：「老弟，我找對人了！這趟差使要靠

你，才能辦得漂亮。」接著又問：「今兒晚上有空沒有？」

「有兩個飯局，不過不要緊。甚麼事，請海大人吩咐好了。」

「那，你就別走了。回頭咱們一塊兒到來公館商量去。」

曹震答應著，先派跟班去辭謝了晚間的兩個飯局；到得未末申初，隨著海望一起到了來家，換了便衣，從從容容地開始商談。

「後年皇太后南巡萬壽，是早就定議的。」來保說道：「不過因為金川的軍務，不便提南巡的話，如今傳中堂凱旋班師，等他一回京，接下來就是辦這件大事；昨兒皇上召見，交代了好些話，包裹歸堆一句話：又要馬兒跑，又要馬兒不吃草。」

「因為是替皇太后慶壽，不能不鋪張；又因為金川用兵，花的錢太多了，南巡的經費不能不省。」

海望為曹震解釋了「又要馬兒跑，又要馬兒不吃草」這句話以後，轉臉向來保說道：「剛才通聲出了一個主意真高！替皇太后慶壽的戲文、煙火、百樣雜耍，很可以責成揚州的鹽商伺候。」

「這個主意好！」

「通聲，你把揚州『亂彈』的情形，跟來公說一說。」

「是。」曹震已在心裏籌畫過了，此時所說的情形，比剛才跟海望所談的，更為詳盡，也更

有條理。

「揚州鹽商報效南巡盛典，是有康熙年間的成例可循的，只要上面授意，他們沒有一個不踴躍從事的，不過，報效了要落得一個『好』字。花錢才算花在刀口上。康熙年間有過好幾次例子，一種是費心費力預備好了的玩意，上頭不見得賞識；一種是從中有人作梗，預備好了的東西，根本就沒有機會拿出來，那樣子把他們的心涼透了，下一回再要他們報效，就決不會起勁。」

「說得是！」來保深深點頭，「皇上南巡決不止這一回；三、五年以後又會再舉，那時候辦差的如果仍舊是咱們這些人，就不能不在這一回先留下餘地。」

「所以，我覺得應該請通聲來幫忙。」海望接口說道：「我看，不如先跟和親王回一回，派通聲一個嚮導處的差使。」

和親王總辦南巡的差使，雖未見明旨，但已奉面諭；而嚮導處則照例爲巡狩的先驅，早在幾個月甚至一年以前，預遣驛路大臣，率領嚮導處並徵選八旗及內務府深明輿圖人員，勘查巡狩所經的程途，乘輿所至，何處安營、何處打尖，道路橋樑應如何整治，都由嚮導處決定，飭令地方官照辦。這是個出了名的美差，地方官敬之如神、畏之如虎，因爲需索供應稍不滿意，就可輕易地爲地方官出一個極大的難題，說某處要開一條路，某處要建一座橋，而此路此橋，是否爲驛路所經，地方官是不敢問的。

海望的意思是，派了曹震撫導處的差使，便可作為先遣人員，到揚州跟鹽商去接洽一切；來保覺得不必如此辦，直接由內務府派到揚州出差，豈非更為簡捷？因而說道：「這一層咱們再琢磨。先談通盤到了揚州幹點甚麼？」

於是曹震不慌不忙地提出了他的辦法，第一步是說動鹽商報效；第二步是助鹽商整頓草臺戲，除了理舊戲、製行頭、造砌末，訓練一班新角以外，還要新編幾齣祝壽應景的吉祥戲。至於御舟過處，笙歌不斷。大概隋煬帝臨幸江都，亦無此繁華熱鬧。

來保與海望聽得非常出神；同時亦不約而同地想到，除了這樁差使以外，另外還有些應該預備的事，亦大可委託曹震，一併辦理。

「康熙第六次南巡，我隨風過兩次。」來保說道：「有件事我很看不慣；江北不比江南，運河兩岸雜七八糟的樣子，真是不堪入目，通盤，你倒想想看，有甚麼好法子，可以遮一遮眼？」

曹震一楞，想了一下問道：「來爺爺隨風的是哪兩次？」

「我想想看。」來保屈指手指數了一會，「是第三次，第五次。」

「那就怪不得來爺爺不知道了。」曹震說道：「康熙爺最後一次南巡之前，就有人想到了，遮眼的法子很妙；凡是看不過去的地方，都用磚疊一道牆，中間留空，以便通風，而且也省料。」

牆後面栽爬山虎、牽牛之類的東西，藤蘿蔓延，看上去一片青翠。花費不多，效用很大。後年今上南巡，當然如法炮製。」

「原來已經有了這個妙法。好極，好極！」來保又說：「通聲，你回去以後，悄悄兒預備行李，等我的通知。」

「是。」曹震忽然想起，「四家叔本來有去勘查行宮之說，不知道這個差使還派不派？」

「要派的。不過和親王府還沒有驗收，得緩一緩。」

「那麼，」曹震又問：「甚麼時候驗收？」

「也快了。傳中堂三月到京，大概就在那時候。」

「其實，」海望接口說道：「這個差使派給通聲，豈不省事？」

「謝謝海大人！不過，」曹震急忙推託：「我在揚州要幫著他們整頓草臺戲，實在分不開身。」

「咱們別過問了。」來保向海望說道：「這是和親王酬謝曹老四，才挑了他這個差使，咱們似乎不便管。」

海望點點頭不作聲；曹震看看別無話說，起身告辭，卻又想起一件事來，還得問一聲。

「來爺爺，我想帶一個人去，不知道行不行？」

「誰？」

「雪芹。」

「他不是跟著你四叔去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曹震答說：「家叔動身還早，我想先帶雪芹到揚州辦事；隨後再讓他回到家叔身邊。」

「這是你們一家子的事，愛怎麼辦怎麼辦，不必問人。」

聽得這樣說，曹震越發放心，興沖沖地回家，將這意外機緣說了給妻妾聽，也都替他高興。這天是翠寶當夜，錦兒一個人在燈下獨坐，想到許多事，都得跟曹震商量以後才能定主意；但蓬山咫尺，卻不能去叩翠寶的臥房，因而想到曹震跟她在枕上，一定在細談揚州之行；而自己是向隅了。

轉念及此，心裏越發酸溜溜地不舒服；一夜沒有睡好，索性不想補睡，天剛亮便已起身，等翠寶開房門出來，她已經把頭都梳好了。

「二奶奶這麼早！」

「我得到太太那裏去。」錦兒答說：「二爺說走就走，咱們這位秋姑奶奶的終身大事，可不能丟下不管，我得跟太太去要個主意。」

對秋澄的婚事，曹震倒非「丟下不管」，昨天晚上跟翠寶已經談過了；但她覺得不宜由她來轉告，只悄悄地喚醒曹震，告訴他有這回事。

於是曹震起身來看錦兒，談到秋澄的事，他表示馬上要跟仲四去商量，要把文定、捐官、置產這三件事，儘快辦妥；等跟仲四談妥了細節，再跟馬夫人去談。

「你不能倒過來。」錦兒說道：「得先問問太太的意思，細節是咱們這兒談妥了，再通知男家照辦。」

「這也不錯。」曹震說道：「不過，你也不必一大早就去，把雪芹找了來談就是。」

「那不多又多一重周折，不如我去了跟太太當面談；有甚麼不能定規的地方，就近問一問秋澄，豈不省事？」

曹震原來打算著想把仲四找來吃午飯，談論那三件大事；同時，他也要籌畫檢點行裝，這一來整個計畫都落空了。

「我們一起去吧！」曹震說道：「反正今兒不上衙門。」

這倒未始不可。原來錦兒是急著要去看秋澄，而且也是為她自己的事，要向秋澄問計。夫婦倆一起去了，曹震跟馬夫人、曹雪芹自然有一番長談，那就正好抽空去找秋澄。

等將曹震的意外機緣，略述梗概以後，錦兒問道：「先談你的事，還是先談我的事。」

秋澄知道她的事是甚麼；立即答說：「自然先談你的事。你說吧！」

「他們昨兒晚上，大權在一個枕頭計議了一宵，不知道是怎麼算計我？」

「嘻！」秋澄大不以爲然，「你別老存著——。」她縮住了口。

「你是說我存著小人之心，是不是？」錦兒說道：「我倒但願他們是君子之腹。閒話少說，你看，我要不要爭？」

「爭甚麼？」

「揚州啊！」

秋澄想了一下明白了，還是爲了誰該伴著曹震、誰該看家那件事。她心中琢磨，錦兒並非氣量小的人，她一再以此爲言，說不定城府甚深的翠寶，真的在暗中有甚麼算計。自己不能儘勸她當賢妻；因爲曹震此去，說不定要等後年南巡以後才能回京；兩年的睽隔，感情一面淡、一面濃，將來弄成個尾大不掉的局面，豈不是害了錦兒？

於是她先問說：「你自己的意思呢？」

「我要看我們二爺怎麼說？如果他膽敢說要帶她去，我就非爭不可。」

「震二爺那會這麼傻？」秋澄說道：「我想他一定會尊重你。」

「你說他會以退爲進，叫我去？」

「卽令不是如此，也一定是跟你商量的語氣。」秋澄已經想好了，「你們誰也不吃虧，一人一半；如果震二爺去一年，你們每人六個月；如果半年，每人三個月，就像放稅差的『派代』那樣。」

「那麼，誰先去呢？」

「當然是你。」秋澄爲她想得很週到，「這話你自己不便說，我請太太來交代震二爺。」

「好！」錦兒說道：「昨兒晚上，我氣悶了一夜，一直在想，最好馬上來跟你商量，果然是你的辦法多。事不宜遲，你現在就跟太太去咬個耳朵。」

秋澄實在不想去，因爲明知曹震跟馬夫人在談她的事，一闖了去，必有些話當面問她，而且不容閃避，那不是自陷於窘境。但如畏縮不前，必又惹錦兒取笑；再說，爲了錦兒著想，亦真是事不宜遲，萬一曹震先談到這一點，說要帶翠寶去，而馬夫人又無可無不可地答應了，那一下，生米煮成熟飯，要挽回就很難了。

考慮了一會，想到了一個主意：「我去是去，你得想法子把震二爺調出來。不然，」她說：「我怎麼敢跟太太咬耳朵？」

「可是，」錦兒躊躇著說：「我無緣無故把他調出來，不明顯著無私有弊嗎？」

「你不會編個理由嗎？」

「這個理由不好編，必得很緊急，又必得避開太太私底下跟他談。」錦兒突然想到，「有了，我就說你要我轉一句話。」

「你說我甚麼？」秋澄問說：「你別信口開河。」

「你放心。是談房子的事。」錦兒又問：「雪芹呢？又到琉璃廠去了？」

「可不是。也快回來了。咱們走吧！」

於是，一起到了馬夫人那裏，錦兒卻不進屋，只站在房門口喊道：「二爺，你請過來！」

曹震便起身跟著她到了走廊上，站住腳問：「幹嗎？」

「你跟太太談了些甚麼？」

「不談秋澄的事嗎？」

「秋澄的事有三件，你談的是那一件？」

曹震不知道她是故意拖辰光，奇怪地問道：「那一件都得談。怎麼，有不能談的事嗎？」

「不是甚麼不能談。剛才秋澄跟我說，房子的事要看雪芹的意思；你跟雪芹談好了。」

「這也奇了，又不是雪芹置產。」

「一點都不奇。」錦兒說道：「她雖嫁了出去，自然希望常有娘家人來；如果是雪芹喜愛的

地方，或者是他常去的地方，譬如琉璃廠一帶，順道經過，就會常去坐坐。」

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房子的事，咱們這會就別跟太太提了。」

說完，夫婦倆進屋；馬夫人便問：「通聲，你這回去揚州，要待多少日子？」

「那可不一定，我想，最少也得半年。」

「這可不能沒有人照應。或是你媳婦，或是翠寶，總得帶一個人去。」

「是。」

馬夫人接下來又問：「你打算帶誰呢？」

「還沒有琢磨到這上頭。」曹震看馬夫人有干預之意，落得討好：「太太看呢？」

「應該先帶你媳婦去。住長了總有應酬，有些地方翠寶不便出面。」馬夫人接著又說：「半年以後，如果還不能回京，讓翠寶去換班，省得大家都惦著。」

「是！我先帶姪兒媳婦去。半年以後，如果公事未了，讓她回京來看太太。」

「就這麼說了！」馬夫人又問：「你打算甚麼時候去看仲四掌櫃？」

「聽這話，站在後房門口的秋澄，一閃而沒；曹震笑一笑說：「我回頭就去。」

「好！你跟他說，喜事雖不必太鋪張，可也不能太馬虎。」

「這，太太就別操心了。」錦兒接口說道：「咱們想馬虎，人家還不願意呢！」

馬夫人點點頭，然後向曹震說道：「你有事就先請吧！我得跟你媳婦，好好兒核計、核計。」

「我這會兒去看仲四。晚上我再來。」

「對！到了晚上，咱們大概也談好了。你回來吃晚飯，咱們再商量。」

等曹震一走，馬夫人將錦兒帶到臥室，真個關緊了房門密談；談的當然是秋澄的喜事與曹雪芹的行止。

「剛剛通聲跟我說，要帶芹官一起走，那口氣就像我一定會答應似地，我就不好說甚麼了。本來他要跟四老爺去南邊，是定規了的，不過，有秋澄的喜事，情形不大同了，總得把她送出門才能走。」馬夫人略停一下又說：「這話我一直攔在肚子裏沒有說，是因為四老爺的事，尚在兩可之間，就算和親王府的工程交了出去，等上頭把差使派了下來，也還有一段日子，喜事也許已經辦過了，萬不得已，還可以讓芹官晚些日子趕了去。如今像通聲告訴我的，說走就得走，這兒的喜事怎麼辦？」

馬夫人一口氣說了下來，錦兒已經在心裏轉了好幾個念頭了；等到話完，她也想定了，當即說道：「震二爺一席情願，只顧自己；太太別理他，等辦了喜事，再放雪芹走。」

這一說，馬夫人倒又覺得過意不去，「這麼辦，好像也不大合適。」她躊躇著說：「通聲說，芹官一肚子的雜學，幫他辦這種事最好。如果晚去了，不耽誤他的公事？」